

君左詩選

出峽圖 易君左作



君左詩選

君左著

君左先生畫像

郭大維作



君左詩選 一冊

• 定價港幣 2 元 •

著者：

物君左

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七號
總經售：香港大公書局

電話：二七六三四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
印刷者：嘉華印刷有限公司
電話：三二七八一

(1953 7, 初 3000)

自序

余十歲隨父客嶺南，卽學爲詩，時在清末。光復後，復侍父燕京，漸事吟詠。入大學，窮研科學，詩興蕩然。浮沉人海數十年，歷經世變國難，抒情寄興，又託于詩。甫冠，自刻「少年憂患集」，余姑母序之，有云：「觀于海者難爲水，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，以詩人之子而言詩，不尤難乎！吾故曰：家鉞不作詩可也，不工詩可也，不刻詩尤可也。」家鉞，余之學名，五四當年，此一名爲同學少年所驚羨，今則垂垂老矣！每懷于余姑母之遺訓，三十年來，未敢以殘篇斷簡，禍棗災梨，僅于對日抗戰時，集滿腔忠憤而注之于詩，情難自抑，印詩以激同仇敵愾之心。勝利還都，瘡痍滿目，山川遊覽，感觸益多，偶寫小詩，隨作隨佚。遠遊西北兩年，積稿盈篋，愛關山之雄偉，悲時事之蜩螗，雁唳長空，猿啼三峽，庶幾似之。自徐淮一戰，風雲變色，踉蹌辭京，流亡海島，不無悽苦之辭，皆時代之反映也。

是集，起民國二十一年春迄民國四十二年夏。二十年間，存詩詞一千九百七十三首，茲選五百十七首，僅及四分之一。何自束之嚴耶？存其所應存，而與選無涉；選其所欲

選，而與存相聯。飢驅海外，鬻文爲生，沽酒無錢，何況印詩？烽烟萬里，大禍燃眉，救死不遑，寧容自遣？然而八年安史之亂，賴杜陵一集而詳；六月流火之辭，得宣尼片楮而見。詩歌者，人類之心聲，亦宇宙之天籟。余詩雖不足道，倘能發內心之蘊蓄，寫世事之滄桑，揚祖國之風光，啓青年之懷抱，則書生報國，此或其一端耳。兼以友生誼重，時索詩觀，爲免鈔繕之勞，藉遂答酬之意，乃付剞劂，了茲一願。

抑有進者：中國詩歌，隨國運之推移而異其表現。有自由之思想學術而後有風騷，有渾樸之民風與卓絕之士氣而後有古詩樂府，有修明之政治與輝煌之國威而後有初唐盛唐，有安定之社會與靜逸之文心而後有清中葉；反之，六代浮華而纖麗之體盛，宋室南渡而哀靡之音起，胡元統治而雜曲興，朱明式微而七子見。存亡榮謝，代有由來。民國以還，迭遭變亂，詩壇不振，文教凌夷。新體尙未成定形，舊體復迷戀軀殼，何去何從，見仁見智。然文章能起八代衰，江山必有才人出。如以文藝爲時代之號角，則其聲應在進軍之先；如以詩歌爲文藝之大營，則其形應爲練兵之始。乾坤大，筆桿子更大；斜陽紅，詩人心更紅。脫離時代而言詩，放棄人生而說教，余未見其可；抱殘守缺以自封，矯揉造作以媚外，余尤覺其迂矣！

藝術精神，首重創造。如何達到？必先有崇高之境界，有摯熱之情感，有豐富之想像

，有熟鍊之技巧，而其意識必歸趨于純正。詩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思無邪而已。其情之所表現，無論興觀羣怨，喜怒哀樂，皆以蘊藉之意緒出之，故國風之教，溫柔敦厚，離騷之旨，纏綿悱惻，未聞呼號叫囂而稱詩篇，亦未聞阿諛漫罵而成文體。善哉英詩人之言曰：「一首詩不是在于指示，而是在于含蓄。」（A poem should not mean, but be. Archibald Macleish）此詩之所以爲詩也。

余願天下之詩人皆能本詩人之心，詩人之心卽赤子之心也；能本詩人之心而發乎詩人之教，無論抒情言志，感時詠物，能常與時代同其呼吸，常與人生通其魂夢，則此一心聲之湧現，固不必視爲隨國運之推移，而自有推移國運者在。亂世文章果不值錢乎？末世詩人將淪爲乞兒乎？余曠觀古今中外而否定其說，不自卑亦不自餒，窮愁拂逆無損于我之毫末，余等必爲大時代之歌頌者、中興之鼓吹手、而無疑也！

易君左自序于香港。

目錄

自序

留吳集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三四

中興集……………三五——八五

戰後集……………八六——一〇〇

西北集……………一〇一——一二七

東南集……………一二八——一五九

留吳集

民國廿一年至廿六年，余一家寓鎮江之自築小閣，存詩四百三十五首，詞六十二闕；今選詩四十七首，詞十六闕。

揚州弔古

維揚諸勝，名滿天下！寒梅正放，遠客初來。拂疏柳於橋邊，望烽烟於江上。家離國破，觸目生悲！冷月窺眉，悽花掠鬢。閒吟卽所以痛哭，弔古適足以傷今。儻有同心，願爲合掌。

揚州市上遍巖阿，二百年來感喟多。野渡雲橫春意冷，孤岑花發醉顏酡。三生未了樊川夢，隔岸猶聞子夜歌。歎息前朝繁盛地，如何一枕到南柯？

十日屠城痛劫灰，可憐孤將峙江淮。一行古柏衝霄上，萬點寒梅帶雪開。留此衣冠資振導，至今城郭費安排。九原結伴殲胡虜，不是文山定岳飛。

半抹斜陽艷似脂，萬松凝翠竹搖姿。高於隔岸三千尺，中有前賢六一祠。陸羽著經先

論水，東坡浪跡亦題詩。江南江北春光好，無限春山上畫眉。

不辨楊花與李花，二分明月玉鉤斜。橋如仙女彎腰舞，天似英雄扼腕嗟。曲宛螢飛空戲馬，高樓鶴去剩啼鴉。遙思大業當年事，衰草寒煙拂露華。

七級浮屠鐵馬鳴，春堤如畫有人行。片帆遠逐鷗飛影，蕭寺微聞犬吠聲。閱盡齊梁興廢意，送來淮泗別離情。南郊遍地皆花圃，欲伴堯夫隱洛京。

男兒失勢感途窮，第一傷心飯後鐘！猶有木蘭花尙茂，那堪石塔寺重逢。文章勳業浮雲幻，明鏡菩提泡影空。我亦題詩滿天下，從來不願碧紗籠。

傷春西子瘦纖腰，廿四橋邊太寂寥。小杜詩才清似水，秦娥歌管細如簫。名邦吏泐鯀魚窟，勝跡基頽燕雀巢。一樹垂楊雙袖淚，不堪回望五亭高！

海寧觀潮行

江邊人聲如鼎沸，伸首前瞻回首顧。麗日晴空片片雲，江山隱隱籠輕霧。忽驚天外震雷霆，巨聲遠自東南傾，觀者一躍競起立，高肩亂髮摩長城。誰知別有長城在，鵝毛一線浮天外，上窮碧落下清波，截然劃出鴻濛界。漸趨漸近漸奔騰，銜枚疾走千萬軍，潮頭衝日怒翻雪，浪花濺雨光連雲。整齊嚴肅如磚砌，素車白馬旌旗列；利劍鋒鋌割戰袍，千山

震慄失顏色！愈趨愈近愈激昂，縱橫碎筭爭飛揚，濤聲怒吼人聲寂，海水平添江水長。嗟然一散潮頭過，餘威猶自旋飛沫，錢塘江口看潮人，直待西山紅日落。

西湖望月歌

朝看錢塘潮，暮看西湖月。潮來萬里遠山青，月出千山秋柳白。扁舟穿過湖心亭，月陰陰處柳青青。山光倒影波光裏，人伴山光波影行。纖雲四起風蕩漾，月罩紗燈山罩幔，波光雲影兩相連，翻似西湖在天上。忽驚月影入波中，風逐雲開山影重，雲月兩空波澹澹，水天一色煙濛濛。煙雲捲入山光裏，月印山光山印水，山光月影不分明，湖東一片簫聲起。簫聲吹月照千山，湖心皓月印三潭；明燈拋出花千朵，紅蓮輝映雙嬌鬢。靜聽簫聲望明月，波光灩灩三潭澈。潭裏燈光潭外人，可憐一樣飄零客！此時月色愈清明，人影波光盡不成，花意薰籠魚唼呷，秋懷繾綣鳥輕盈。翩然飛上三潭頂，月亂燈光風亂影，是人？是月？是三潭？妾心顛似千山眠。下潭一笑聽鶯歌，月隱雲心透薄羅，玉臂生寒風窸窣，銀波微曳柳婆娑。湖山絕似黃昏候，又似華堂暗紅燭，柳枝山色女兒衣，一樣蕭疏修竹綠。碧空萬里靜無塵，山重水複玉亭亭，抱將明月臥湖上，捲入波心不見人。波心捲月人重見，月抱人兮臥波面，恍如一夢五千年，雙槩瓜皮輕似箭。此心應似月晶晶，此時無奈山

陰陰，波光雲影空成幻，孤負千秋一片心。朝看錢塘潮，暮看西湖月，人生何處繫歸舟？夜深猶聽簫聲咽！

泰山觀日行

山雞初唱天如水，星影橫空月光美，推窗半扇影朦朧，瑟瑟森寒冰窖底。狂風捲浪瀉千峯，掣電奔雷萬馬駛，齒顫戰慄毛聳豎，擁氍毹望面如紙。天邊隱隱露紅光，一抹朱霞三萬里；下鑲淡白上微黃，初爲深赤漸濃紫。層雲滾滾翻波濤，翠羽張弓插涯涘；晶光閃爍仙芙蓉，彩翎旋舞鳳凰尾。驀地金弦忽湧現，半輪轉盪衝潮起，火光熊熊難迫視，光輝宇宙彈指耳！雲化爲山霓化霧，大風不鳴星月靡。一切萬象俱靜寂，賴茲推動無停止。偉哉造化非人爲，豈僅區區娛眸子！

梅園望月歌

梅園種梅一萬株，株株皆是雪肌膚，入春含苞齊欲放，忽然一夜化爲無。云是歡迎處士去，處士不在孤山住，浪迹金焦等白萍，浮沉人海如飛霧。已入中年萬念灰，一朝忽向梅園來，梅花聞訊兼程至，一枝首放萬花開！此時花與花相笑，此時花向花爭報；留些殘

雪見輕盈，帶點春寒添俊俏。太湖三萬六千頃，處處能容處士隱，薊北愴懷杜少陵，山中空念陶宏景。悄然獨立梅花下，幽香暗襲忽驚訝：「此中原有一詩人，徘徊花下何爲者？」梅花不語我不答，香氣翩然迴車駕，下車檢祔禮先生：「料峭春寒歸去也！」先生一笑不欲歸，仍留花下苦徘徊。再問「先生果何俟？」先生云：「俟月光來。」「吁嗟乎，月光早候先生久，先生愛梅不回首。先生之影清且瘦，若非月光影何有？」先生大笑：「吾差矣！多謝月光情若此。如何不見我梅花？如此清宵涼似水！」吁嗟乎，梅花影裏覓明月，明月乃在梅花側；明月光中覓梅花，梅花乃葬天之涯。別妻攜子遊此地，徒令梅月相啗嗟。吁嗟乎，縱令天地盡啗嗟，人生原不愛繁華；願爲冷冷清清月，長傍幽幽淡淡花！

乾坤雙洞歌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旬，余遊宜興庚桑善卷二洞。二洞雖以古聖庚桑善卷隱居著名，然閉關鴻濛，旋轉乾坤，而使此二洞陡然超絕於塵寰者，則當今儲南強先生之力也。余既承儲翁嚮導，得以最經濟之行程，暢遊此神聖之洞天福地；並爲余而使其奇女能子女士，舞刀劍于華堂紅燈之間。義彌足珍，情至可感！乃各爲歌紀之：先歌雙洞。

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；大剛若柔，大直若折；未聞最爾一小山，而乃四通八達，萬竅千穴；雷霆震音，風雲變色；奇中之奇，絕中之絕；滴乳能銷萬古魂，片石可容三千客！天地翻覆一隻手，乾坤涵量一杯酒，問君信此二語否？不信去問庾桑楚。天下福地七十二，此洞位居五十八；此事載在道書白龜經，其形絕似蜀地黃牛峽。洞中有山有水有梁復有棟，洞中有人有物有龍復有鳳，洞中有洞，洞中復有洞，洞中復有洞中洞，嗚呼！十萬萬年同一夢！初下石級疑墜地獄底，漸低漸深，漸深漸上，忽訝天堂美。雄偉壯闊步步如登山陵，復疊巍峨梁梁似築長城壘。平場整肅佈三軍，大殿陰森塑諸鬼。天蓬果老爭奇雄，纍纍石乳倒懸萬柱離蒼穹；恍疑黃山天都蓮花諸峯化作無數金芙蓉，和煙和雨和雲和霧渺渺復濛濛。又如翻山攪海盤旋夭矯碧鱗朱角之蛟龍，其中二石懸懸欲墜大於十倍丹陽中和鐘。試向天師臺上立，浮光幻變真無匹，足底漆黑乍臨萬丈之深淵，眼前雪白恰容一絲之微睇。洞門至此三十餘丈深，一洞分爲無數洞，洞洞深入杳難尋；左盤右折前仆後繼如觸黑松林，但聞伏泉湛湛音，圓潭巨柱高撐撐。行經萬蝠來朝處，追蹤迫上梁山去，鳥道羊腸滑盡太華之雲梯，龍宮虎洞險絕瞿塘之灩澦。豁然開展出前洞，山勢如將烈馬控，紅亭翠竹白羅仙，相傍依依情義重。吁嗟乎！初遊此洞若不疲，此人直是凶熊熊；再遊此洞若不飢，此人直是妖狐狸。遊此一洞迹能遍九夷，遊此一洞力能搏全獅。偉哉造化非人爲！吁

嗟乎！君僅知庚桑一洞奇且怪，抑知奇怪更在庚桑外？善卷之名天下聞，仙人合向高人拜。退爲匹夫辭天子，千古高風一人耳，世間奪利爭名者，對此前賢應愧死！凡有俗氣未容入庚桑，凡有荒慾未容小立善卷旁，凡有悲壯之笳聲必經秋風吹送入斜陽，凡有美麗之江山必經才人發而爲文章。善卷洞分水與旱：旱洞復分上下中，水洞復分前後半。不須入洞邁步前行卽感境界幽，偶爾憑欄俯首低探便覺心意亂。懸岩飛瀑白滲青，古樹新藤紫映紅，自外面觀天然一幅好圖畫，誰知無窮幽奧反在畫圖中。小石山突眼前現，須彌神像竄然而，彩筆輝輝淡淡人，蓮花瓣瓣深深院。洞口無此巨鰲頭，張顎一呼吸，能吞八千春，能吐八千秋！水泥鋪底平如掌，充以二千人，小魚人大網。怪石天成獅兼象，一鼻高如屋，一爪寬如廠。石簔與葡萄，詭狀紛相交，般若池中靈泉調，觀音島上海雲飄。十八羅漢各具真神態，如來地藏開大會，恍疑諸仙諸佛合組遊山隊，來與高賢痛飲發慷慨！此間軒朗鑒毛髮，不似庚桑濕且滑，我聞閉塞十年前，錫山一叟曾六蹶。翻從雲口上天腰，棧道雙盤路一條，濃雲密霧塞六合，搜奇掘古摩層霄，不辨咫尺與分毫，但聞天風捲怒濤，炬光寒射流螢拋，巖牀六架羣仙巢，石梅三株九丈高。轉入水洞徑逼促，一百餘級石壁築，洞前原有飛瀑堤，大浮圖一小亭六。惜哉水漲亭塔均冲倒，亂石奔流山洞小，崎嶇磬确步艱難，僂僂而行狀類嫗。玉乳千萬若懸釘，火光照影招幽冥，啁啾蝙蝠亂泉音，愕然

幻出老僧形。潭影一泓忽自眼前現，豈知委婉曲折尚有清溪剛一線，小舟搖盪水晶紋，浪花飄舞玻璃霰。三彎三折匍匐而過不敢苟言笑，怕聽猿啼，怕有魚躍，怕引神龍嘯。黃者石松，白者石筍，青者紺者，無論其形肖不肖，一洞十萬八千穴，一穴十萬八千竅，各吐如煙如霧之飛泡。忽驚明鏡嵌山隈，萬方倒影齊奔來，青山如畫好樓臺，桃花洞口一漁父，戀戀仙源不欲回。噫嘻水洞真奇哉！謂爲天工所鑄成耶？何以天公獨不鍾靈于故鄉之武陵？謂爲人工所鑿成耶？何以敝屣九五之尊退而隱宜興？吾聞至德參天人，妙化通贊育，鴻濛開闢一拂袖，擲三十萬金祇一粟，歷三十餘年纔一畫，此人應合善卷庚桑楚，上下古今三好友。奇女聰明得父傳，佳媳慷慨爲翁助。一門仙佛任俠兒女兼英雄，全家忠厚純樸孝篤並仁壽。吁嗟乎！我生斯世果何用？既不能上馬殺賊寶帶金鞍控，又不能招賢養士繡像平原供，何如闕盡六代興亡齊梁宋？何如走遍九州疆域荆揚雍？三山定有處士焦，五湖終勝大夫種。男兒各自具千秋，乾坤幸剩此雙洞！

明珠寶劍歌

余既遊宜興庚桑善卷二洞，數爲生平未遇之奇，返晤簡翁，言火光、鏡影、泉聲爲水洞三大仙境，簡翁大悅，高歌余所贈之詩：「男兒最愛江山美，遠客能

增洞府光！」其時華堂明燈，僧尼俗雜陳，各忘其趣，聽翁吟詩，掌聲如雷。翁乃命其愛女能子女士，出與客爲禮，擊劍舞刀，並授諸女居士以拳術，而致拳拳之悃于余。聞諸人言：非其客，簡翁不歡；非其才，能子不舞。僕，潦倒朱塵，忽逢青睞，感儲門父女之意，既爲乾坤雙洞歌以彰所遊之幽，復作明珠寶劍歌以誌所遇之奇。嗟呼！關山淪陷，中原已有風聲鶴唳之驚；志士悲愴，午夜如聞寶匣龍泉之嘯：豈僅傳一奇女而已哉！

華堂輝輝耀紅燭，有客飄飄人似玉，片言初捲萬山雲，一飯足抵千鍾粟。靈均騷怨賈生哀，天下傾動龍陽才！更驚雛鳳新聲美，且喜清蟾霽色開。何以報君惟一舞，笑指金閨生玉樹；曾聞杜叟詠大娘，今見儲翁稱小女。飄如輕燕墮前庭，蛾眉欲捲太湖青，烟籠柳岸鶯離樹，月映蘆花雁落汀。側身一閃寒光鑠，漸趨漸近漸飛躍，冷如素雪白浸浸，艷似丹榴紅灼灼。轉旋忽駕龍翺翔，能使天地久低昂，亂霞拂袖撕花片，羣星繞額點梅粧。雷霆怒觸風雲色，奔濤化作天河瀉，喪盡千山萬水魂，拋殘雙洞羣仙魄。悄然獨立影婷婷，玉搔頭上一蜻蜓，乍見封翁發微笑，翻驚遊子感飄零。問年今歲剛十七，有女如斯世無匹！已欣北閣並齊眉，難得南陔爭繞膝。掌聲促起一雙刀，迫人呼吸旋鵝毛，雪白鋼隨朱帛舞，竹青衫裏彩雲飄。彩雲飄出梅花片，梅花掩映桃花面，流螢萬點聚成星，長虹一道

奔如電！戛然舞罷歡聲起，月色天階涼似水，餘寒猶掛畫廊前，嫩碧微浸波影裏。英姿絕技歎奇觀，幾度磨衮細細看？填詞還做李清照，當戶常懷花木蘭。亦工書畫兼詩史，擘窠大字時書紙，人藏墨寶稱法家，天賜佳名號能子。熟諳音律解吟謳，度曲裁歌迴不儔，燕子箋啣春草恨，梧桐葉落漢宮秋。登山直若履平地，超躍輕柔似猿臂，笑他白首尙窮儒，不信紅顏真弱質。經營二洞助阿親，親操斧耒鑿崢嶸，劇憐耆舊湘中少，重願賢豪海內生。明珠一粒珍藏匣，化作男兒天下甲，美人何況是才媛，奇女又還兼任俠。我生憔悴亂離天，厭聞歌舞十餘年，未喜歐風狐狸步，更憎毛雨葡萄仙。國家將亡有妖孽，飛劍神符誇秘訣，怪事爭傳羅漢金，奸型應鑄權臣鐵。風靡一世太離奇，小兒求道走峨眉，大盜橫行行李村，老母顯應黎山黎。如此荒謬堪捧腹，豈徒捧腹真堪哭！強弱惟餘魑魅知，興亡豈待著龜卜。我有龍泉七字題：願爲越石夜聞鷄，斷蛇自古有赤帝，化虹直欲追烏騄。關山淪陷生靈苦，頭顱飛作探戈舞，誰爲介子斬樓蘭？不見夫人戰桴鼓。女兒應作國干城，一聲叱咤風雲生，班昭恨未使西域，秋瑾亡命赴東瀛。願君挽救人間運，願君珍重如花鬢，推翻暴敵固金甌，鏟去強權揮白刃。由來巾幗性馴良，淚未先流已斷腸，譜鳳凰外撲蝴蝶，調鸚鵡後繡鴛鴦。從茲洗盡鉛華氣，不向紅樓逞名貴，千古慈悲父母心，閤家沖澹神仙味。陽羨山水天下聞，豈期曠代遇釵裙，蛾眉世竟慳崇嘏，馬帳誰能繼左芬？地靈人